

江南，不舍的存在

◆撰稿/蒋文佳

石板路被暮色浸得发亮时，我踩着明亮的月光走进朱家角。廊檐下红灯笼刚亮起，恍惚撞见一个穿月白衫子的身影——原是不舍·江南民宿的主人，正用古法铜壶沏新茶。

“这檐角飞翘，倒像我祖上画里的样子。”他指尖划过雕花窗棂，木格间漏进的光影，恰好落在案头一本1930年的旅行札记上。民宿藏在朱家角纵深处，左邻百年米行，右接临水茶肆，推开雕花木窗，便能接住穿镇而过的漕港河风。

清晨被橹声唤醒，下楼见穿汉服的姑娘在天井里插花，转身却撞见吧台前调手冲咖啡的年轻人。青石板铺就的庭院里，青瓷缸养着锦鲤，旁

边却放着现代壁炉，寒夜时火光映着梁上“不舍”二字，倒有了穿越时空的暖意。

暮色再临时，主人引我上露台。对岸古桥灯笼连成游龙，近处民宿的落地窗里，现代软装与明清家具相得益彰。“你看，”他指着水中倒影，“千年前的月光，如今还在照我们喝茶。”

枕着流水声入眠，恍惚间听见古画里的人叹：“这江南，原是让人来了就舍不得走的。”而醒来时，雕花床幔外，穿旗袍的老板娘正用银壶温着新采的碧螺春——原来江南从不是故纸堆里的记忆，它就在这不舍的晨光与茶烟里，在古今交织的烟火中，成了永远鲜活的存在。



风把浪声揉碎了递过来时，福里山舍民宿的木门正吱呀作响。它藏在上栈头村的山坡上，离玉环的海岸不过百十米，像枚被浪花打磨光滑的贝壳，静静嵌在山海褶皱里。

推开木栅栏，咸腥的风先一步涌进来，带着渔船归港的气息。拾阶而下，只见石墙上点缀着翠绿的小花，正在岔路口迷茫往哪儿走时，管家端着自己的午餐从厨房走出，见到我们便热情地招手邀我们进前台坐。一碟刚做好的当地肉圆，我猜焦褐色外皮下应该藏着Q弹：“来来来，刚出锅，尝尝我们玉环的味道！”

选了间二楼的观海房，顺眼望去便是一片蓝。巨大的落地窗像一块海蓝的银幕，正播出着海上的无限风光，远处海面上的风车、岛屿在正午阳光下，显得那么触手可及。午后蜷在浴缸里看海，白色的浴缸壁作为底色，远处的渔船像海鸟掠过浪尖，慢慢下沉的日头顶在小岛头上，忽觉裤角被水浸湿——原来是晚风在催，“到点啦，去

在玉环的海边

◆撰稿/蒋冰清



赶海呀”。

沿着石阶往外踱步，民宿全由老石头房改建而成，墙面粗粂而温暖，缝隙间偶尔钻出几丛绿意。管家开车带着我们到附近的沙滩，脚下的沙地越来越软，不时可见小蟹慌慌张张横穿而过。潮水退远后的滩涂显得格外宁静，蹲下身，能看见细小的气泡从沙孔中冒出，那是贝类呼吸的痕迹。暮色仅沉，我们提着零星的贝壳和海螺往回



走，远远地山头上，错落的当地居民家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，如泊在岸边的星星一般。

晚餐就在观海的餐厅里。清蒸梭子蟹的膏黄颤巍巍的，白灼虾的壳上还挂着海的咸鲜，配着自酿的杨梅酒，杯沿凝着的水珠，到像是从窗外的浪尖滴落的。酒过三巡，有人提议去露台听浪，露台旁的银杏树被海风摇得轻晃，抬头见月亮正从浪里捞自己的

影子，涛声一下下拍着礁石，到像谁在哼一首古老的渔歌。

夜深回房，枕着涛声躺下，被褥里像裹着阳光和海风的味道。推窗，月光正漫过滩涂，为民宿的石墙披上银纱。原来海从不是远观的风景，在这里，它是窗台上的咸湿，是餐盘里的鲜甜，是枕畔翻涌的梦——在玉环的海边，连风都带着牵挂，让人舍不得把目光从浪尖移开。



心灵栖角

独舞的野蔷薇

◆李文君

身披葱茏墨绿
携带着四季的梦境
叩开暮春的扉扉
以一抹清新的靓丽
依墙而立
用一枝粉白或粉红
轻探深闺雅堂
若与锦池菱秀为伴
共绘人间春色

蔷薇花
你是万物的精灵
带着野性的芬芳
在风霜雨雪里沉淀
在泥土与黑夜中萌芽
熬过无数的寂寞
挺住过往的冷漠
终于，你以一枝独秀
盛于高大豪华的庭院旁
以及耕夫的篱笆边

丰韵的妈妈带着孩童走过
“妈妈，这是牡丹花吗”
妈妈手一挡
轻声细说“宝贝，这看上去象牡丹
其实不是牡丹花，是蔷薇花，不能采的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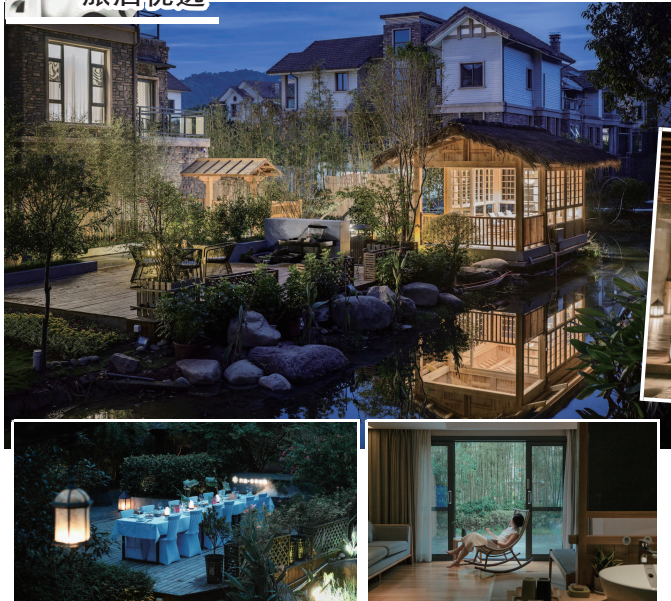
氤氲雾霭中
蔷薇依然摇曳多姿
染醉一村烟雨

蔷薇花
有大红，荷花，粉团
还有白玉堂
无论哪个品种
都有着桀骜不驯的天性
与生俱来的倔强
注定是一个刚性的物种
尖利的刺疙瘩
拒绝着泄露内心的脆弱

在头顶星辰的日子里
用蓬勃向上的绚烂
绽放在每一个季节中
以一棵执着的信念
坚守自己的承诺
不与高贵为伍
不与富丽相傍
更不愿成为情侣相爱呐语的信物
但能始终如一
带刺的卫士守着日夜的晨昏
细小的杆茎爆发出生命力的光

如果你剪上一枝
植进土里
依然活力再现
在墙角或脊瓦处恣意地独舞狂欢

旅居优选



寻梦武夷山

◆撰稿/楼芝蕾



沿九曲溪的余脉往里走，青竹渐密时，六尚水岸山色民宿便藏在溪声里。推竹编门时，带起的风卷着桂花香，正落在前台那只青瓷瓶的倒影里。

选了临溪的房间，落地窗外是半墙修

竹，竹梢垂在水面，被溪流淌得轻轻晃。午后蜷在藤椅上，看阳光穿过竹影在地板上织成网，忽觉脚背一凉——原是溪风卷着水汽漫了进来。起身去摸窗台的茶盏，温温的，是老板娘早就泡好的武夷岩茶，杯底沉着两枚刚摘的野菊。

暮色漫上山时，民宿的灯笼次第亮了。踩着木楼梯上露台，见竹篱笆外的溪水泛着碎银，那是月光跌进去了。老板在烤炉上翻着山笋，油香混着松针的气息漫过来，远处竹海里飘来几声虫鸣，倒比任何乐曲都清宁。

夜深回房，赤脚踩在微凉的木地板上，脚心却触到暖意——原来床尾铺着块手工棉毯，绣着小小的武夷岩茶图案。掀开纱帘躺下，月光正从竹缝里漏进来，在床沿织出一道银线。溪声远远近近，像谁在耳边哼着古老的调子，恍惚间，竟不知是在梦里，还是早已跌进了武夷山最温柔的褶皱里。